

—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英 歌 著



英 歌 著

出国为什么？

——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出国为什么：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英歌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7.12

ISBN 7-5063-1301-4

I. 出… II. 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28 号

出国为什么——来自大洋彼岸的报告

作者：英 歌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62 千

印张：11

插页：3

印数：001—8000

版次：199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01-4/I·1289

定价：16.5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近照

本书作者五十年代出生于北京。一九六九年作为知识青年被分配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年后返京。他和同代人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经历：上山下乡、返城谋生、从“土插”到“洋插”、从“儿子”到“老子”。作者出国前曾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所属部门工作过，一九八九年自费留学澳大利亚，现居住在墨尔本。

重，同样辛苦，没有人去研究他们的出国动机，
也没有人去等待他们的收获。但今天的一切，
却那样接近古老的故事，但古老的故事，又无
法显示今天在异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内心。
当在澳洲这块土地上拼搏、挣扎的中国留
学生，在寻求生存发展的出路时，两只眼睛都
经常注视着国内。当他们拿到澳洲的永久居留
签证后，选择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回国。这是期
待还是讽刺，很多人说不清。因为真正的答案，
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中国留学生的内心。

卢大鹏的“捷达”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不
知是应运而生，还是适应了澳洲的社会现在
体制中的某种需要。反正几个月来，生意越来
越红火，他们从事了许多技术维修和改造工作，
林某还与一家康复中心合作，有效地利用中医
药配合疗法，治愈了几起慢性病和偏瘫的典型案例。
同时他们还承接了一个学校编制管理
软件系统分析程序，和一个化工研究所的一种

20 × 20 = 400

共 页 第 141 页

作者手迹

内 容 简 介

当国内一代青年把民族意识和情感通过《中国可以说不》等一系列作品表达出来后，生活在海外的留学生则以切身经历续写了当代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的自强篇章。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是现代中国青年内心爆发的肺腑之声，那么《出国为什么》则是以纪实文学体裁表现出当今在海外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内心的呼唤和民族的情操。

本书从海外留学生的整体角度探讨了他们当初为什么离国而去，为什么在不属于自己的环境中还要挣扎着生存下去，为什么经过数年后又不愿离开熬煎返回祖国等复杂心理和因素，回答了准备出国和已经出国的青年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092710



目 录

第一章	求学先进警察局.....	1
第二章	这叫什么事	13
第三章	生活从这里开始	23
第四章	上帝的施舍和狗食	34
第五章	事与愿违	40
第六章	苦可以受，气不能忍	48
第七章	侍应生的自豪与暗恋	56
第八章	无声的告别	67
第九章	绝处逢生	74
第十章	乌云笼罩墨尔本	84
第十一章	无路可走的选择	89
第十二章	生活无情人有情	97
第十三章	中国人，谢谢你救了我.....	106
第十四章	我们不渴求理解.....	114
第十五章	别到国外来现眼.....	122
第十六章	狂赌墨尔本.....	130
第十七章	患难之中见真心.....	139
第十八章	“意识”大交锋.....	146
第十九章	异国他乡度春节.....	156

第二十章	飞来横“福”	169
第二十一章	桥头绝命	177
第二十二章	被告头上的花环	185
第二十三章	初恋的情人	200
第二十四章	这算怎么着	208
第二十五章	泪水中的同居	215
第二十六章	请不要随我来	226
第二十七章	换一种活法	237
第二十八章	忍不住的诱惑	245
第二十九章	墨尔本郊外的琴声	253
第三十章	就是为了实现自我	262
第三十一章	异国亲情不留人	269
第三十二章	这不是为了钱	280
第三十三章	按摩女被害惨案	288
第三十四章	意外的不幸	295
第三十五章	痛苦的思念	303
第三十六章	实现自我	309
第三十七章	一波三折	321
第三十八章	成功的曙光	332
尾 声		343

第一章

求学先进警察局

一九八九年三月，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

在中央火车站附近，有一个巨大的灯塔架，每逢夜晚，在特殊灯光照明下，灯塔呈弧度型直插湛蓝湛蓝的夜空，造型优美，别具风格。有人说，这是墨尔本最有代表的建筑之一。

塔架下面，是一片不大的休闲草地，正中有一个由许多鲜花点缀的花坛，四周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条长凳。就在这草坪的一角，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四个黑头发的年轻人围坐在一大堆行李旁，他们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国出国潮中的几个弄浪儿：卢大鹏，李梦飞，姜小帆和林芸。

几小时前，他们还素不相识，倒是一个去机场拉客的出租司机，一个皮肤黝黑，祖籍黎巴嫩的澳洲国民，成了他们的介绍人。因为刚下飞机，这些初到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不知该如何去学校报到，如何去寻找住处，而每天都在送往迎来中谋生计的出租司机，似乎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游客心理都有所了解，也许这个司机更精明一些，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三句中国话，“你好！一块坐。便宜。到城里。”他见到黑头发的就说，很快就让这四

个素不相识的中国学生坐在了一起。

开车后，四个青年有短时间的沉默。他们彼此偷视，目光相聚时，又都会报之友善的微笑。这是人之常情，陌生的人见面，都会揣摸对方，也都会去寻求某个共同点，更何况他们目前有共同的处境，也有共同的希望，刚下飞机来到异国他乡，都想尽快找到几个朋友，能够相互照应，彼此帮助一下。

卢大鹏来自北京，出国前是国家机关的一名副处级干部，这些年以来，出大学门儿就进了办公室，单调无味的工作，使他感觉枯燥、压抑，报纸上的推波助澜，下海潮中弄浪儿身上的浪花，又使得他振奋，于是他做出了更大胆的选择，出国留学。

李梦飞在国内是个个体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个新兴阶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有唱阳春白雪的，也有唱下里巴人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李梦飞曾因打架被管教过两年，出来后爹妈都走了，有人说是他气死的，但到底怎么回事也没法搞清。他本质不错，决心痛改前非，好在他父母给他留下了两间小平房。他脑瓜一转，自己住一间，把另一间出租了。他要的租金不高，一月30元，但有一个条件，租户一次要付清一年的全部租金，他就靠这300来块钱，领了个执照做起了买卖，也不管春夏秋冬，风里来雨里去，服装鞋帽，瓜果蔬菜轮番转，几年下来，竟赚了十几万块，也不知突然间他脑瓜里哪根神经动了，托人弄了张文凭，甩下摊子，卷起铺盖竟也挤进了轰轰烈烈的出国潮。

姜小帆称得上是儒家子弟。据他说，爷爷的爷爷是前清举人，跟李鸿章出过洋，所以把爷爷的父亲送出国，在海外生了他爷爷。待他爷爷长大后，带回了一张什么文凭，三十几岁就有了高级职称。在中国遇上了自然灾害、又整火车的向老大哥运送猪肉、鸡蛋还债的时代，他爷爷还享受国家的特供，一直到死。而

他父亲呢，却没有上辈人的显赫和荣耀，虽然也弄到个工程师的头衔，但一辈子生活起落随着政策走，尽管也奋发，也激励，但结局却不尽人意。在他刻苦钻研取得成果时，本以为可以得到人们的赞赏，但却被迎头泼来一盆冷水，“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臭老九”而靠边站，糊里糊涂挨上一闷棍。当他觉得有些累了，只想在家养鱼弄花时，一大堆名衔却迎面而来，什么报告会呀，研讨会呀也寄来材料请柬。在他六十五岁生日那天，他满有感触地对姜小帆说：“我这一辈子呀，不知怎么稀里糊涂过来的，总觉得一天到晚那么累。”直到今天，姜小帆还时常想起这句话，但始终没有琢磨透它的意思。

林芸是个端庄大方的姑娘，衣着谈吐朴素无华。她与人接触的最大特点是，可以使人觉得她直爽、真诚。她虽然不具备一些女性的特殊美，但却具有一般女性的那种内在的吸引力。林芸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虽然没参加过两万五，但却扛过三八大盖，跨过鸭绿江，在现今中国军队中，资格虽然不算老，但却也是有资格。解放几十年来，由营长一级一级往上提，提一级换一个地方，四十年中转悠了大半个中国。林芸出国前，他刚卸下某大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的担子，办了离休。在那上山下乡的年代，林芸曾经在内蒙古兵团度过了五个春秋，后来上了医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医院做内科医生。也许是因为，在丈夫撤下她又和别的女人跑了以后，面对过去的一切，熟悉的环境，熟悉的家室，经常勾起她内心的伤痛，所以她决定抛弃过去的一切，去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

晚上九点多了，这块本来就生疏的土地，已经完全被夜幕笼罩，这四个刚刚结识的青年，还在为“现在怎么办？”的问题争论。

李梦飞说：“我有一个主意，但不知你们能不能吃苦？”他停顿了一下，看着大家的眼光都看着他，就说：“我在中国做生意时，常要到各地去跑货，有时晚了，就在火车站的椅子上过一夜，我们可以轮换着看行李，几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不行。”卢大鹏说：“这个我早想过，我刚才留意了一下车站，才见两个人被警察带走。”

“那我们就找个澡塘子，或是什么小旅馆，熬上一夜明天再说？”

“算了吧，你当这是中国？人家外国家家都有浴室，哪有什么澡塘子？”姜小帆推了一下眼镜说。

李梦飞不作声了，过了没多久，他又说：“那总有电影院吧，咱们去看通宵电影，武打呀，毛片儿呀，搭配着来，北京现在很多电影院都有通宵电影，听说那些路过北京没赶上火车的，都是这样混时间，既实惠又刺激，保证几小时一晃就过去了。”

姜小帆失望地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没说话。

卢大鹏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有一个同学，就在墨尔本，他是去年公派来的，我去给他打个电话，看能不能帮助咱们。”

姜小帆一听马上站了起来。“这是希望，唯一的希望，你别甩下我们，我可以给他钱。你告诉他，咱们俩在国内就认识，我是你的好朋友，行不行？”

一直沉默不语的林芸和边上的李梦飞，不约而同地向他看了一眼。

卢大鹏刚转身，突然两道雪亮的光柱向他们照来，黑暗中四个人被照得睁不开眼，一下全都愣住了，随后传来一个男子的命令：“都坐下，不要动。”

原来，在街上巡逻的警察发现了他们。车上下来两个警察，一男一女，女警察下车后，在车门旁掏出枪指向他们，男警察的

一只手按在了枪套上，一步步缓慢地向他们走来，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们。

李梦飞一下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不停挥动着，“我们是中国留学生，千万别开枪，都是好人，都是好人。”他嘴里不停地用中文重复着。

警察愣了一下，对他说：“CAN YOU SPEAK ENGLISH?”（你能说英语吗？）

李梦飞大脑飞快地旋转，对，他是问我们是来学英文的吗，ENGLISH就是英文，肯定是这样。于是站在那一个劲儿地点头，嘴里说：“是，ENGLISH，ENGLISH。”

警察莫名其妙地耸耸肩，也许他看出了这些黑头发青年并无恶意，扶在枪套上的手放了下来，站在远处车旁的女警察似乎看到了这点，把枪收好，也走过来。

“我们真倒霉。”林芸嘟囔着，随后对卢大鹏和姜小帆说：“你们谁英文好，快去和他们说清楚。”

“是啊，是啊。”李梦飞跟着凑过来，“咱们一没偷，二没抢，三没耍流氓，凭什么抓我们。”

姜小帆却直往后缩，像是没听见。卢大鹏额头直冒汗，他虽然在大学读过四年英文，但不是主科，后来参加了工作，整天在文件堆里嚼文咬字，又丢下了，可眼下这个局面，他只能硬着头皮往上顶了。

卢大鹏断断续续讲述了经过，警察从他不准确的发音和不连贯的英语单词中，似乎琢磨到了他的意思，随后望了一眼那堆行李，向身边的女警察说了几句，就又对卢大鹏说：“你们是不能呆在这里的，在你们身分没搞清之前，你们必须随我去警察局。”卢大鹏把警察的话告诉了大家。

李梦飞一听急了说：“什么，去警察局？凭什么抓我们，老

子在中国就蹲过局子，到了国外还得蹲，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赶吗？我不去。”

姜小帆站着发呆。林芸不知所措地望着卢大鹏。

突然间李梦飞眼珠一转，走到警察面前，从上衣口袋掏出一盒万宝路，随后又拿出一个精致漂亮的打火机，往警察手里塞，嘴里不停地唠叨：“拿着，送给你了，我们初来乍到，请多包涵。”警察一愣，随后醒悟，气愤地把他一推，冲他嚷起来。

卢大鹏一把拉过李梦飞，“这不是中国，快收起来，他说你如果想贿赂他，就向法院起诉你。”李梦飞一听，吓得赶快把烟收起来，可嘴里却唠叨：“真是的，土地爷都收香火钱，我也是好心送给你，犯得着送我上法院吗？看样子中国的包公后代都跑到澳大利亚来了。”

正在这时，一声警笛长鸣，随后又开来一辆乳白色的警车，停在离他们很近的路旁，这是一辆窗上装了铁栅栏的面包车。原来刚才那个女警察在他们说话时，已经和警察局联系了，这辆警车就是她招来的。卢大鹏冲大家苦笑一下说：“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了。”

警车上，林芸小声问卢大鹏：“到了警察局会把咱们怎么样？”姜小帆斜了他们一眼说：“不是罚款，就是遣返。”随后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唠叨：“怎么倒霉事全让我碰上了，我要是不跟着你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到了澳洲，学还没上成，先进了警察局。”

李梦飞一听瞪起眼睛说：“那你跟着我们干吗？你走啊，我早看出你不是个鸟儿，在出租汽车上你不是还吹吗？说你托福考了607分，差一点没去了美国，怎么刚才警察问话，你却一个劲儿往后躲？”

“因为，”姜小帆小声嘟囔着：“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再说，

卢大鹏也能说呀。”

林芸看了他一眼，撇了一下嘴儿。

上车后，左右两排各坐两人，中间还要加上个警察。十几分钟后到了警察局，他们被指定呆在一间小屋里。过了不久，进来三个警察，两男一女，其中一个男的像是警长。他走到桌前坐下，然后让他们举起手来，女警察上下摸了一下林芸全身，然后让她坐下。男警察先查了卢大鹏和姜小帆，随后又查李梦飞，然而当警察的手刚刚触到他的后腰，突然一个箭步撤开，随后迅速地拔出了手枪，嘴里不断嚷着，另外两个警察也都拔出枪指向李梦飞，李梦飞惊慌失措，眼睛红了，拼命把手往上高高地举起，说：“你们别开枪，你们别开枪，听我说。”他不管人家听得懂听不懂，大声嚷道：“我又没犯法，你们这是干吗？”一个警察示意让他脱下衣服，调转过身去，双手扶在墙上。李梦飞老老实实照着做，当他脱下衣服，三个警察一愣，随后慢慢地把枪各自收了起来。

原来，在李梦飞的后腰上，用皮带并排绑着四只鞋，鞋与鞋中间还插着三筒两面针牙膏。被刚才场面吓坏了的姜小帆，从墙角一下站起来，冲到李梦飞面前说：“你算什么留学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

“嗨，关他妈你屁事，老子又没有让他们看，他们非要看，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原来，在出国时李梦飞的行李超重，他没办法，从中取出一部分，到厕所里把鞋和牙膏绑在了裤腰上，反正出关时人又不称分量。到了澳洲以后，少不得要找工，找工就要走路，走路就要穿鞋，而自己的一口槽牙，少不得要靠这三筒两面针牙膏镇着。

警察详细地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又查看了他们的护照，脸色缓和下来，态度也好了，但对李梦飞把鞋和牙膏绑在裤腰上仍有

些好奇，那个年轻女警察很认真地问，这是不是亚洲人出远门的风俗？卢大鹏只好简要地解释了一下，说中国留学生来澳洲读书，开销很大，有时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所以多带一些日常用品，这样可以省下一些钱来交学费。

那个警长一边听，一边点头，也许这四个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触动了她，使他受了感动，他对边上的女警察轻声说了几句，就对他们讲道：“澳洲是个很好的国家，很宽容，尽管你们是留学生，我还有责任与你们学校联系，证实你们的身份，然后让他们把你们带走，为你们安排住所。”警长说完，四个人默不做声，因为他们知道只能如此，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正在这时，那个女警察用托盘端来了四杯热腾腾的牛奶，还有几块饼干和一碟切成薄片的黄油。

几小时后，校方来人了，来的还是个亚洲人。警长和那个人说了几句，就转身对他们说，可以和这个人回去了。

校方来人四十岁左右，生得白白胖胖，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像是常办这类事，出了警察局自己一直往前走，在路上，李梦飞凑过去和他套近乎，说：“先生，你也是中国人吧？”

“我是香港人。”

“难怪呢，我瞧着您就感觉亲，我该怎么称呼您？”

“鲍伯。”

“什么？包……裹。”

“NO，是鲍伯。”

“啊，对对对，我知道，姓包，是包公的后代。”

鲍伯蔑视地看了他一眼，独自向前走去。

林芸小声对李梦飞说：“他是学校派来的，又是中国人，咱们可不可以请他帮忙，帮咱们联系一下住处呀。”

李梦飞想了想对林芸说：“嗨！还是你去，你是女的，我和